救亡日報

沫若

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主辦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第一一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館址　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六三一號　電話：九六五二六

報價	
零售	二分
一月	五角
三月	一元四角
半年	二元六角
全年	五元

廣告刊例　特種(報名兩旁)每日每方二十元　甲種(新聞版)念字高每行五角　乙種(中縫)前後版各四方每方九元

虎標萬金油
前方將士需要牠
戰區難民需要牠
總動員時的生力軍
民衆康健的保護者

擁護政府，信仰領袖，舉國一致，抗戰到底！

戰局鳥瞰

敵猛攻均被擊退

昨日敵軍各路均取猛烈攻勢，浦江方面之砲戰，尤爲劇烈，據我方估測，日方將于星期五再度總攻，但我軍全線防務充實，士氣壯旺，萬無可慮，敵人企圖，絕無實現希望。上海各線戰況，大致如下：(一)昨晨敵猛攻市中心區，於密集炮火下，曾一度衝入王家宅及五權路，我軍得援後，忠勇抗戰，敵死亡甚夥，卒將敵擊退，我軍已進達軍工路之綫。(二)閘北方面之敵，亦曾向我軍陣地猛烈轟擊，我砲隊當起應戰，雙方各以迫擊炮機關槍密集掃射，劇戰之烈，前所未見。結果日軍潰退，我軍仍扼守原防地，陣線並無變動。(三)敵襲浦東，迭告失敗，我軍已將新三井碼頭炸毀，羅店我軍，仍與敵隔河對持，滬太路雙草墩之敵，已被我軍擊潰。(四)昨晚七時半，正值黑幕籠罩下地，建築輪廓依稀可辨時，我空軍一小隊由口口出發，悄然飛至日領館及浦江上敵艦投彈數枚，並以機槍掃射敵軍。敵慌忙開高射砲射擊，因我機並無燈光，目標毫無，約五分鐘始停止，惟浦江敵艦隨即以重砲向我浦東猛轟。我亦加以還擊，炮聲震動全市，入夜未停。

英新代辦今日抵滬

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氏，自被日飛機槍擊受傷，英政府即命使館參事賀氏提程來代華代辦使務。賀氏於上月杪由倫敦乘皇家航空公司道萊達號郵機首途，已於七日抵達香港。茲據英方消息，賀氏在港除與當道會晤外，並未多作勾留，即於當晚乘坐驅逐艦「勇敢」號北來，計程今日午後抵滬，即就代辦職務。其代辦期間，至許大使傷愈恢復辦公後止云。

浦東救護隊 請各界補助

浦東紅十字第十救護隊，係張君與王熊飛醫師，會商總會救護委員會組織而成，迄今二十餘日，救護受傷者頗多，該隊經濟係由張君獨立支持，藥品用具，亦由王藥師供給，紗布繃帶等品，由總會撥給，今日尚感不敷應用，茲該隊負責人表示，擬請各界予以藥物用品上之補助，收件處即代轉在愛多亞路浦東銀行云。

世界的一日

世界視線 集中遠東

整個世界人的視線都集中到遠東來了，中日兩國戰局的一弛一張，支配着全世界人每分每秒的神經，英美兩國，據傳有互商聯合制裁日本的計畫，但是從實際上看，恐怕這祇是一種「擬議」；英大使被日機襲擊，日本遲延而又不負責任地提出了「臨時性質」的答覆之後，報傳召回大使之說，一時不致實現，今日倫敦哈瓦斯電，「英內閣現將廣續靜待一星期，」就是透露了此中消息，但是英國輿論，已經一致表示對日忿怒，這種以下向上的推動，也許多少的可以影響一點英內閣的方針。英首相已于昨日回京，即開閣議，討論遠東時局，又，英兵一千人，已續開上海。

美國遠東政策不變

日前華盛頓方面傳出召回美僑消息之後，上海美國商會代表美國商人即致電華盛頓反對放棄美國在華利益，認爲對於美國尊嚴大有損害。據彼等表示，無論美國態度如何，彼等決不撤退，以保護美國對華貿易及投資，昨日下午，本埠「大美晚報」發表到紐約泰晤士報上海分局已接到華盛頓來電，證明白宮方面對于上海美僑震動之舉，表示「遺憾」，美國對遠東政策，並無改變，上次對不撤退美僑表示不保護責任之說，祇限于內地教士教員，而不及于在華投資與商業。

日蘇關係又見緊張

因扣留漁船而引起之日蘇糾紛，又因九月七日日本漁船八只，在「朝鮮北海岸」被蘇俄驅逐艦扣留而更增其險惡之度，日方慮作聲勢，云將對蘇提出嚴重交涉，前途甚可注意。

平津近郊均有戰事

敵軍在津浦路與平漢路方面，均遭遇我軍堅強抵抗，目前正在激戰中。日方亦稱未能佔領工事堅固之我軍陣地。北平附近情勢，異常嚴重，敵軍之交通要道，常遭我遊擊隊之襲擊。國際方面，對於華北局勢，認爲非常嚴重。

上星期，天津入夜常聞炮聲。前夜津西南郊方面復炮聲隆隆。現信日軍雖沿津浦路向馬廠方面推進，我軍已佔據鐵路線西面之村莊與內地。北平附近四週之小股游擊式我軍，頗使日軍疲於奔命，應付困難。日機連日在門頭溝一帶轟炸，並用毒瓦斯在我軍密集之處散放，並聞平西三英里之跑馬廠一帶，亦發現大隊我軍。據關係方面接前方消息，進攻馬廠西北面馬廠橋之日軍，七日晨經我軍擊退後，七日午後又大舉南犯，並以鐵甲車衝鋒，我軍當即迎擊，戰況甚激烈，迄晚仍在激戰中。

日本走錯了路 ——美瓊斯博士忠告日人！

前曾來滬視察之史丹來、瓊斯博士，昨于馬尼拉發表一文，題曰「致日本人民的公開信」，最初博士自承爲一日本人民之諍友，對日本民族向極欽佩，但對目下時局，即認爲日人已被政治領袖，尤其是軍部領袖導入錯誤的前途。博士自云居東亞三十年，深望東方民族不蹈歐洲覆轍，但此種希望已完全爲紛爭與仇恨所替代，彼極望日人能懸崖勒馬，另覓坦途，此坦途非他，即與中國保持友誼與合作之路是也。博士不信日本永能征服中國四萬萬人。故其結論謂日本軍事領袖正使日本人民走向瘋狂的賭博，長此遷延，祇使日人增多痛苦而已。

敵又盜民船 作登岸之用

據報：停泊浦東招商華棧至盛家碼頭一帶之民船，連日深夜忽被浦江日艦盜去多艘。作日軍登岸之用日「出雲」旗艦旁亦有十餘艘云。

敵人自承 滬戰損失五千萬

(本報特訊)此次上海抗戰，日人在滬經濟利益所蒙受之損失，極爲鉅大。單据日方正式發表，至上月廿九日爲止，其損失總額已實破五千萬元。較五年前一二八時損失之三千餘萬元，已超過多多。按日本在華投資總額，約二萬五千萬，居列强中之首位，(英國居次，)在上海一地佔九千萬，其中以紡織投資最大，今已損失其半數以口，日商在本埠數十年來經營之各種事業，盡已付之灰燼矣。戰事初發時，上海日本居留民曾舉行大會，要求東京鄭重對華行動，可見日本國民之反對侵略戰爭，皆有其事實根据。日軍閥雖孤注一擲，以求一逞，然長此以往，民不聊生，則固日本自身最嚴重之問題也。

社論

開展內地的救亡工作　錢俊瑞

最近許多朋友都在提倡還鄉工作的運動，有人就從旁指責，以爲這種還鄉工作運動實際上是一種『逃難運動』。這種責難是完全不正確的。第一，我們提倡這個運動首先是因爲我們內地的抗敵後援工作開展得太不够了。最近許多朋友從鄉間來信說，一般農民和內地城鎮的市民，對於上海抗戰的實際狀況簡直好像沒有知道似的，他們都只知道東洋鬼子可惡，只知道咬定牙齒要去殺死敵人，然而他們根本不明白現在敵人正在怎樣蹂躪我們，更不知道我們應當怎樣打敗我們的敵人。到今天爲止，內地雖然也有些抗敵後援的團體了，然而這些團體有的不免由一部份豪紳把持着。大家都知道，我們要做到抗戰到底，要爭取最後的勝利，我們必須把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全部組織起來，充實前方和後方抗敵後援的工作。如果我們單憑着常備軍跟敵人周旋，那末我們在軍事上局部的失敗；就是我們軍事上暫時的勝利也或將變爲慘敗的。就在這樣的要求之下，我們一面就希望中央當局要立即通令各省市當局，用最緊急的步驟和最寬大的態度，開展內地的抗敵後援工作；而另一面就希望上海一部份的朋友能夠有計劃的分赴各地，幫助當地的當局和原有的工作人員，建立各種救亡團體，推行各種抗敵後援的工作。

第二，我們不能否認，上海是全國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同時也是人材集中的場所。在上海工作的朋友，他們的責任不僅是推進上海一地的救亡工作，而且要領導和協助各地的救亡工作。如果留住在上海的朋友認爲留在上海有危險，就想離開上海到內地去，那當然是笑話；然而如果大家只願意死守着上海，而不願到全國去開展工作，爭取全面抗戰更堅實的前途，那同樣不是好辦法。我們的還鄉工作運動，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我們的目的是要動員一部份的力量到內地去，撒佈救亡的種子，使全國每一個角落都成爲銅牆鐵壁的堡壘。

最近兩個禮拜來一部份朋友已經出發到內地去工作了，這裏要特別提出的是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他們已經把總會搬到南昌，在那裏計劃動員各省的會員，組織戰時農村服務團，同時出版中國農村戰時特刊，作爲向各會員建設和討論的機關。此外，他們還要在杭州設立一個中心，和建設廳密切合作，舉辦各種農村服務工作。現在有許多朋友正在邀集各地的同鄉，磋商還鄉工作的辦法。我們相信，這些自發的工作必然會造成一個巨大的運動。

爲使內地救亡工作推行得更有系統，更有效率起見，文化界救亡協會最近決定了推行內地救亡工作大綱。在這個大綱裏規定，內地工作的主要內容如下：(一)協助改良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二)推廣小規模的倉庫，厲行積穀；(三)推廣識字運動，普及民衆戰時常識教育；(四)提倡節約運動，勸獻金銀飾物；(五)加强地方自衛組織，防制漢奸活動；(六)協助壯丁訓練，厲徵國民兵役；(七)協助建立各種抗敵後援組織(如運輸隊，担架隊等)；(八)廣募救國捐及救國公債。

這個大綱已經提交本市各界抗敵後援會，希望由本市黨政軍當局，和各處同鄉會各抗敵後援團體，各農村服務機關的主要負責人員共同組織一個內地工作指導委員會，負責登記和組織內地工作人員，然後，介紹和指導他們到內地去工作。

我們希望上海各界一部分的同胞，尤其是文化工作人員，立即自動地去找同鄉會的關係，到偏僻的鄉村裏去，以及各種各樣團體和私人的關係，設法到內地的城鎮上去，我們希望各位還鄉工作的朋友，在沒有出發之前，就應當有一個具體的工作計劃。找到適當的關係；同時一到內地，我們決不要擺出一副領導者的架子，也決不要用什麽外來團體的牌子來壓人，讓人家討厭，或者敬而遠之，我們要誠心誠意的向當地父老請教，向當地的工作人員學習，我們要參加原有的各種機關和團體裏去做小小的一員，這樣我們才可以既得「地利」，又有「人和」，在推進救亡工作的時候，必然得到很多方便。最後要說一句話：還鄉工作決不是逃難運動，因此我們必須有計劃，有步驟，有聯系，有辦法；否則就會給人闖做如鳥獸之散，全無道理。

本報徵求直接定戶

本報以刊載抗戰消息，闡發救亡理論，發揚抗戰精神爲目的，創刊以來，倍受全國民衆歡迎。茲爲利便讀者起見，徵求直接定戶，月五角，三月一元四角，半年二元七角，全年五元。如承定閱，敬請賜函或以電話通知爲盼！營業部電話：九六五二六

本報徵募讀者自由捐

本報爲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所創立，集合熱心救亡人士，發表關於救亡之一切言論主張，報導全國救亡運動消息。蒙讀者[illegible]，發刊以來，銷數倏忽數萬，足徵同人救亡熱忱，[illegible]皆然。唯報紙開支浩大，以同人棉力，殊難支持。本報原爲大衆救亡喉舌，故不得不向愛護本報讀者，公開募集自由捐，集腋成裘，本報亦將賴此穩定。捐款直交本館，由館發給正式收據，並在報端公佈。又，除直接向本館捐助者外，本館概不派人向外募收，尙希注意。

本報謹啓

在舞場改裝的病院裏　韋道

BAR變了藥局；音樂台作了看護的辦公處。原來安置香賓和陳列美酒佳肴的櫃枱，現在陳列着黃碘，藥棉繃帶。……

昔日燈火輝煌中的JAZZ聽不見了；那紙迷金醉的，死滅了人類靈魂的燕樂，祇殘留在記憶裏。——我的眼前，祇有兩種嚴肅的顏色：紅的是戰士們身上的鮮血；白的是戰士們裹傷的繃布，和披在病體上的衣衫！

人們說，『紅色是革命，白色是靜穆』。這兒躺臥着二三百受了傷的民族戰士，紅與白載着他們的光榮。

我在××舞場裏。——不，我在第×傷兵病院裏。

抗戰已經過了二十多天。感謝陳珩醫師的引導，我纔第一次走進傷兵醫院。

陳醫師指一位帶着眼鏡的假寐着的戰士。繼續說；

『他身上受了三四處的傷，左眼打壞了，我們替他裝上一隻假的。』

我們的談話，驚醒了他。他是第×師機關鎗連連長；李萃奕。

他坐在他的床沿上，告訴我：他是上月十七十八日，從愛國女學攻打法學院時受的傷。機關槍連本來不必是在最前頭打衝鋒的；但是和敵人太逼近了，別連的連長都負了傷，於是他和營長就帶了弟兄們衝身擋敵人密集如雨的炮火，終於在頭部，胸部，手部，腰部都掛了彩了。

負傷後經過五六小時纔被救護到後方。雖然血流得很多，但一到醫院，他始終神智淸明。

『血是不會白流了的！』他用着剛勁平和的口膽吐出了這一句。

這兒在往昔是銷金窟，可是今天已是我們民族魂的休息所了，順着閃的舞池循走過去，我沉默的望探望着每一架小鐵床上的面孔，——有的臉貌是包紮藥布中。——每一個鐵的血肉的身軀，每一個都是被敵人的兇彈傷害了的肢體。有的斷了手，有的折了脚，有的打在胸部，有的傷在背上。有的靜靜躺着，有的正在換藥，有的還等待着手術，

“榮譽傷”

汗涔涔的咬緊了牙關，可沒有一個「痛」字從他們的口中叫出來，我不曾聽到一點呻吟的聲音。

在沉默中。——我們這些受了傷的戰士們，是用了最大的沉默，對殘暴的敵人，表現着無言的抗議的！堅定的信心，抗戰的鬥志，都蘊藏在沉着的無言中。

『你看，他的左眼是新裝上的假眼哪。』『你看，他的左眼是新裝上的假眼哪。』

『眼睛壞了一隻，對於機關槍是不便的吧？』

『不，我還有一隻右眼，再上火線去的！』

『湖北應城。』

李連長已告訴我，他的故鄉是江西贛州。所我望着他，我不敢以我都可以看見事物的雙眼去望他，我怕我的眼睛裏的自愧，勾引起他的傷心。可是。他却這樣回答了我。啊，啊！我們偉大的戰士！

李連長指着他的鄰床，同時負傷了的另一位戰友。

『這是我們同師的楊連長。』

楊連長(德修)的傷在左腿。幸喜沒有傷着骨。他是步兵連長，自然是最先鋒的前陣勇士。

『楊連長貴處哪兒？』

以我也問楊連長。

但是，我不敢再問下去。自然他們的故鄉都有時刻在等待着捷報的骨肉呵。我想起許多有錢的富人，忙着送眷屬去「避難」，我想起這許多負了傷的戰士們的家屬……。

但是，李連長和楊連長的談話，他們懇切關心着的，却是後方的準備與前線的傷亡！

『在持志大學，我們三四個弟兄，殲滅了六十多個敵人。敵人的坦克車，用車尾倒看向我們前進，不敢用車頭正面開來，這樣胆怯可恥，都是最後勝利屬於我們的左證！』

在談話的時候，楊連長連上一位受了傷的弟兄，右手掛在胸前，走近來立正着。

『連長！』

『啊，你也在這裏，坐坐。』

對床上又坐下了這位弟兄。上官與士兵的同袍愛，還兒完全和家人手足一樣。

我走出這病院，在炎陽的馬路有可不出的悵惘。當我握着他們的手，我是低着頭的。——我怕再望一眼李連長那隻已經望不見了的假眼，我怕我興奮的感傷的面色。留給了他們不快。——他們是民族的鐵的戰士呵。

預告：本報明日發刊「消滅漢奸」特輯

嗚呼江南的秋月

空軍勇士黃文模之殤　莫思

得到空軍將士黃文模先生於七日上午殉國的惡耗，懷着惋惜和悲憤的心趕到第三救護病院去。

「這便是黃文模先生住的病房。」帶我去的顧君指着一座假三層的洋房對我說。順着他所指的地方看去——是二樓面着花園的房間，涼台，簾子，紗窗，籐椅，說明了這房間的整潔。

談到黃君的逝世，我們都仇恨着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我們默然地出了震旦的後門，越過馬斯南路，踏進廣慈醫院，心里總像壓着鉛塊一樣，永遠是默然地踏着沙子走着。過了一回，顧君從口袋里摸出了一本手冊，他翻了一頁給我看：「航空救國——黃文模」

「這是黃君給我題的字，因爲那時他的體格還很弱，寫字時手有些擅抖……誰會想到這就是黃君最後的墨跡呢！」

格外的沈默。顧君介紹了主治醫師徐寶彝（醫師另一位是鄺安蘇）相見，他先給我看一張七日那天做的關於黃君死的報告單：

「爲證明事，空軍第×隊隊員黃文模作戰受傷在敵處治療經過，已詳××日報告，此後症狀日趨惡化，復於本月七日上午二時左右，腿部創口流血不止，急施救治並加輸血無如出血過多精神極度萎頓，卒於七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身死。特此證明」。徐醫師說：「據黃文模先生自己報告，他八月十七日那天飛往北四川路底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上空去轟炸的，在敵機和高射炮上下夾攻下投了二彈，當他想突重圍飛遙時，他身後的戰鬥員已彈中要害死去了，他自己也中了好幾彈，他忍痛降落在自己的陣地的後方，鄉人看見一架飛機落下，起初以爲是日本的飛機，大家都奔上來要打他，他一點都不怪，覺得這是中國勞苦大衆覺醒的表現，他拿出證章來證明他是中國的空軍，鄉民們都高興得什麽似的。

「他中彈的地方是：右面大腿，膝部，腰關節部，左面大腿。所有的子彈經使用手術指出後，創口里邊還有很多衣服等污物貼着，開刀之後，有熱度，最高達四十度左右。創口流血一共有二次，第一次經過輸血等急救手術後，病體稍見恢復，不過，抵抗力還是很弱，第二次流血是七日上午二時的，這次雖然運用了所有的手術，還是不見效，不幸延至九時四十五分逝世……這次黃君所受的彈傷，都含有相當的毒質，是不是敵人使用非法的毒彈，是需專家加以研究的。」

據病院里人說，黃君安徽人，二十四歲。他有一個母親和一個弟弟，都住在××。在替黃君看護的女護士手冊上，黃君寫着：「這次受了傷，更使我火上加了油：受苦越多，痛恨越深。全愈之後，決與倭鬼拚命」！女護士說他個性不喜說話，他時常問：「我的傷是否要緊」？她們爲了不使他難過，總回答說不要緊，所以他在死前，並沒有說什麽。他的死，二位看護小姐難過流了兩天眼淚。

但是，烈士！您的責任已經盡了！您的祖國將有更多更多的後死者來保衛的！安眠吧！我們的國士！

文化界救亡協會組織部工作

文化界救亡協會組織部於七日下午舉行部務會議，討論要案多起。最重要者爲(一)開始準備「九一八」六週紀念(二)籌備第二次募集慰勞品。(第一次已是結束，淸單日內登出)。(三)組織前線慰勞團(四)通知各團體工作人員，增加工作討論及訓練。(五)召集各團體中對於某種學科有研究者，討論研究各項問題。(六)請定訓練班教師。(七)請各組幹事擬定各部門內地工作計劃。(八)與各刊物接洽，請捐助刊物，以便運送前線後方閱覽。以上各項決議。已由專人負責辦理，即可全部實現云。又由該會介紹赴內地工作之各演劇隊，皆已到達目的地。沿途工作情形頗好。地方當局多熱心指導，並予種種便利。地方救亡團體亦積極協力合作。至於各地民衆，尤熱烈歡迎。演劇隊所到之處，民衆咸認識是一種救亡團體。最近該會請求介紹至內地工作者頗多。現該會已擬定赴內地工作者須知，及請求書。凡願赴內地工作者，須先塡就表格，經審查後，即能介紹。但暫以該會會員爲限。

救亡短訊

♦中華書局總廠同人集資購買哈電台維遜牌大型機器脚踏車一輛自行車六輛及其它日用品多種，捐助前方應用。

♦中法國立工學院校舍自被佔後該校留滬同學會益加緊戰時工作，遂決先行召歸在滬同學，昨日返校登記者達一百餘人，隨即組成戰時服務團，努力從事各種技術訓練，以後隨時可應命發動。

失業工友救濟運動

國民戰時服務團鑒於抗戰以來，上海數十萬的工友的無工可做，這一問題的嚴重，決發起要求當局領導抗敵分配工作和救濟失業工人簽名運動，他們提出三個迫切的要求：

(一)要求政府領導並分配抗敵工作！

(二)要求立即參加國防生產建設！

(三)要求立即救濟失業工人生活！

上面的三個要求，該團希望全滬的工友們熱烈的參加簽名，並盼黨政機關以接受和厲行。

時事分析

怎樣取得國際援助　金仲華

在現代，任何戰爭都不是交戰的兩方的事情，而是有關於全世界各國的事情。譬如，交戰的雙方一個是侵略者，一個是被侵略者，則侵略者的勝利，必將使世界戰爭的危機益增嚴重，而被侵略者的勝利，則可使世界和平得維持，有了更大的希望。過去幾年來，日本對我侵略的戰爭，前年意國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去年開始的西班牙戰爭，以至最近爆發了的中日戰爭，都證明着還一點。所以在這次我們的對日抗戰發動後，蔣委員長對外國的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說；我們不但是爲中華民族的生存而戰，也是爲保衛各國在遠東的利益而戰。這個重要的表示，正是明白的指出了我們這次對日抗戰的國際意義。

[illegible]

勝不可驕，敗不可餒，犧牲到底，爭取最後的勝利！

我們要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貢獻給國家！

千機燬滅日本論

李浴日

空襲的目標與機數　古人說：『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現在我們主張空襲日本，當可本此原理。就是說：空襲日本，並用不着以整個日本爲目標，僅將其心臟，生命線的地帶燬滅了就成。即燬了她的政治經濟中心與海空軍根據地，如東京，橫濱，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戶，長崎，橫須賀，佐世保，吳港，千葉（飛機場）等地，于是在我國的日軍就不能支持作戰了，整個日本也隨而動搖崩壞了。因爲，現在日軍的在我國領土作戰，是全靠其國內軍需品的供結，與政治社會的安定，而其國內的安定，亦全基于沒有遭受着任何打擊。但是，欲空襲這些地方，究竟需要多少飛機呢？小集團當沒有什麽用處，必須以大集團—一千架重輕爆擊機（即五百架亦可）分爲十路去投彈，以期給與她最嚴重最致命的打擊。而且這千架爆擊機（即轟炸機）最好配以二三百架偵察機與戰鬬機，以與日本的防空機作戰，而牽制之，俾得爆擊機安全地到達目的地大施猛威。

空襲的可能性與容易　從我們江浙一帶的飛機場至日本的長崎……東京，其短距離爲一千基羅以內，最長距離爲二千基羅以內，這個距離以今日進步的重輕爆擊機，自分別有此往返的航續力，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有一問題，即這千機能有多少可以達到目的地呢？第一據法國防空的實驗，用高射砲射擊飛機，則三十機中，有十一架，即約三分之一可以達到目的地，完成投彈的任務。第二，據大前年，日本舉行關東防空大演習的報告，第一日有三機從鹿島灘，助川方面飛來襲擊東京，結果一架被擊落，其餘二架侵入東京的中心投下所帶的炸彈，安然逃去。第二日，有十五機的大編隊，出現于南方的上空，展開與防空飛機隊大戰，雖被擊落三架，但其餘十二架則到達東京的上空，逞了暴威而去。所以我們可以斷定：這千機分爲十路的空襲日本，每路百架，則百架中，當可有三分之一或二到達目的地無疑。而且我們的空襲日本，當選擇適宜的天時—月明之夜或灰黑之夜，其機又飛翔于五千米突的雲霧以上，使在地面的高射砲手連看都看不到，則損失當更少。

蘇聯遠東紅軍總司令加倫將軍，曾說過：『倘若從東京的上空投下三噸炸彈，則整個東京就立刻燬滅。』現在我們豫算百機的三分之一，可以到達東京的上空，每機攜有三噸炸彈（鋼鐵），約共百噸炸彈，那麽東京，以至其他各城市，當更可澈底燬滅了。

還有一點：空襲日本是很容易的：第一，日本的政治經濟中心，均濱臨海岸，爲飛機的好目標，易于發現。第二，日本的建築物，多以木材造成，易于焚燒。第三，日本的防空設備，依然尚未十分健全。第四，附帶說一說：空襲都市並不像空襲兵艦那麽樣困難的，一則目標很大；一則目標很小，所以空襲都市，只要到達其上空，拉開炸彈的搭架就得了。

日本的燬滅　最後有人懷疑：以我國要準備千架爆擊機與兩千飛機師去空襲日本，恐怕辦不到吧？我說：軍備是祕密的，非主其事者不得而知，現在有人說：我國已有此數目的飛機與飛機師。也有人說倘未有，亦不要緊，因爲只要有錢，飛機可以向外國工廠裏購買（爆擊機每架約二十萬元），飛機師亦可向外國招募。總之一切都不成問題了，只要我政府有決心，伺機實行。

很明顯的，日本軍閥不惜犧牲全國人民的利益以侵華，當必結下重大的惡果無疑，彼現在一天一天的加緊武力的壓迫，然壓迫力愈大，則反抗力亦愈大，當我軍一轉爲採取攻勢時，即迫不得已指揮千機空襲日本時，那麽，日本就要悲慘地燬滅了。各大都市的命運將如亞爾巴所著的『防空』一書上所說的吧：『從是怎樣富于想像力的小說家，當着描寫未來的空中戰，仍不外陷于五里雲霧中……把飛機的大編隊，又大編隊，飛行于暗空中，把搭載的炸彈，對準着目標地如雨下般的擲下，于是建築物多遭破壞，都市大半變成焦土，電氣，瓦斯，水的供給立刻停止，交通立刻斷絕，電話網立刻解體，毒瓦斯充滿于馬路，流入民房，死屍充塞大地，一切的生命悉在惡火下宣告燬滅』。（完）

×　×　×

一個街頭劇的上演計劃

李一

在平時，尤其是像現在這樣的季節裏，在黃昏或是在晚間，我們時常可以在馬路巷裏聽到賣唱者的淒涼的歌聲，他們所唱的歌詞雖儘是描寫熱烈的情愛，但從他們的嘴裏吐出來，則總帶上一層淒涼的味道，若是唱的是「哭七七」或「小孤孀」這一類小調，而唱者又是一位女人的話，則那一樣淒涼的況味，更會使你感到消受不了。

這樣的賣唱者，性別的限制沒有的，有一男一女操着胡琴拌奏的，也有一個女的領着一個孩子沿途賣唱，在我的記憶深處，我更不會忘記有一個鬚眉皆白的老者逼着喉音唱「四季相思」。

另外，要是你會經過慣夜生活，而在午夜間又時常在一種小麵館裏喫慣你的湯麵之類的夜點心的話，那麽，我想你對于專門在小麵館裏賣唱的「老槍」（註）也一定不會陌生的；如果你沒有這些經驗，那麽要是你曾經和並不高貴的茶館有過緣份，那也同樣的會使你知道，在這些場合，時常會有挾着一把舊京胡，用倒敗了的嗓子唱戲的「老槍」。

這些「老槍」在唱的時候好像自有其規矩，起先照例是一套「落難」「鬻欄」「原諒」等幫話，然後是唱一齣或二齣戲，再後，便向堂口借了一隻茶杯或酒杯，逐一的向每張桌子討錢。討得如果不少，也有再唱一齣走的，但大都則總是要好錢就走。

他們唱的，在我小的時候，憑我的記憶，聽到的總是平調，以後，也有小調聽到了，最近幾年，則因爲「獨脚戲」的發展很快，他們唱的也有「活捉張三郎」這一類的所謂「滑稽」了，即或不是，也是有「楊梅瘡」「六〇六」之類句子的京戲，再或也有「活捉張三郎」改編的「活捉東洋人」等等一類東西，但這是很少很少的。總而言之，他們所唱的，大都總是向遊戲場裏的唱獨脚戲者偷襲而來的。

再之外，賣唱的還有賣唱本者，他們邊行邊唱着唱本中的歌詞，作爲有聲廣告。這些唱本中小調的來源，有的也是來自遊戲場，有的則是新編的詞兒。

我們如果並不漠視下層羣衆的力量，並不放棄這些最基本也是最堅決的抗敵部隊的力量，那麽我們便應該承認這種種賣唱者所給予他們的影響，在目前，我甚至敢這樣的說：在工友這一階層中，他們對于「一更一點月東昇，」「正月裏來是新春」「頭七到來哭哀哀」的調子，是比「大路歌」「義勇軍進行曲」等更爲熟悉的。

因之，怎樣的利用這些通俗的小調，來改編成有抗敵救亡的內容，就成爲當務之急。

關于這一方面的工作，文救會的宣傳部似乎也注意到了，另外方面，聽說也有不少作家在嘗試創作這一類的作品，遊藝界方面呢，他們的近況我不熟悉，想來總也不少新的作品吧。把這些作品彙集起來，再迅速而普遍地分發開去，唱給並散給識字或識字不多的婦孺聽，在這一方面的教育效能一定是很大的。

而利用上述的種種賣唱的方式，我以爲，我們也很可以編成爲一個有活動性的街頭劇的可能。

這就是我本文想說的一個街頭劇的上演計劃的開端，也可說是理由。

在街頭巷尾或是茶坊酒肆，不論是在華界或是租界，我從來未見到賣唱者被人干涉的事情過，他們每人都有一個曲折而悲哀的身世，而淪落賣唱，更是迫不得已的糊口之道。就利用這點，我們的難民也大可仿效一下，不過所唱的再不要是那些「情哥」「小妹」的情愛，而應該歌唱他們自身所遭遇的直接和間接的敵人的欺凌。那些調子都是一般人所熟悉的，所以學它用不到多少時候，而這些事實也都有和他們切膚之痛，所以唱起來想也一定能比那些「情哥」「小妹」之類的爛調來得更切實，更有感情，更易喚起人的同情。所唱的歌曲若是目前不够，那麽凡是識得字者，也可以自己編出來唱。

若是要使它成爲一個街頭調呢，那麽祇要在唱了之後，聽衆中有一人出來問唱者以身世好了。這站出來的聽衆自然是和唱者是同道，並且事先最好先對一對詞兒，所問的和答的都預先要劃一下，其內容，本身逃難的經過，家破人亡的情況便是最好的素材，若自己僥倖還不是難民，那麽報上的難民訪問記和自己向難民訪問所答的都是很好的參考材料，在這裏面，看你的身份。裝飾，年齡和性別，都可編你各別的劇情。自然，這其中有幾點是應該特別注意的，第一，應該有眞實性，第二，最好能與目前在發展的抗敵形勢取得連系，第三，方言應該完全利用。那就不能，則至少應該說上海話。第四，也應該注意一下聽衆的身份，然後決定你的劇情。

這樣的街頭劇所怕者就是沒有高潮，但如果故事的眞實性越大，則留給聽衆的印象也一定越深刻，再加之假扮的聽衆問了之後，自顧自的跑開，使旁的觀衆不以爲是演戲，那麽這效果較之使聽衆明白是演戲者，也一定會不同。因爲一般人的見解，總以爲戲是假的，就憑你預先聲明說這所說的完全是眞，也不會相信。

這樣的街頭劇能不能實施我還要求對戲劇有研究的前輩的指正。而爲了試驗起見，我以爲不妨先與有里弄組織的負責者接洽一下，在他們的里弄裏演一下試試看，自然，除了負責者之外，我們不必告訴其他的住戶，說這是演戲，我們就在這些住戶中，看會不會顯出破綻，看能不能實行。至于賣唱所得的錢，若劇團自己儘有經濟能力能維持，則不妨充爲救國捐。

如果這計劃還有實施的可能，那麽我極願盡我最大的能力來幫助它的實現。具體地來寫一個劇本試試。

（註）滬語謂有鴉片等嗜好者，謂之「老槍」，鴉片烟槍也。

從宛平到長辛店

—最後一次的尋視—

劉白羽

七月，廿五日。一〇五度的天氣里。

從八日以後戰爭的氣氛，在各地一天比一天沉重起來了—像一場暴風雨前堆積在天上的浮雲。使每一個人都感到與平日不相同的緊張。當這兩天，和平的白旗，由炮火下的宛平城上展招出來的時候。平漢鐵路的車軌，又修理好了。通行了。乘客非常的多。就在早晨，預兆着大熱的煩燥中。我們一行—五個人。出發到長辛店去了。

長辛店在蘆溝橋南約六七里。

因爲日本兵佔據了蘆溝橋車站東南，大瓦窰村一帶高地。爲了安全。所以要到長辛店下車再往回拐。

鐵路兩旁，豐茂的高粱，玉蜀黍，在日光下，生長着……

敵人的步哨藉着一束草，一棵樹的掩蔽，一直伸長到鐵路邊沿上。

在那慘酷無理性的炮火的轟炸聲中，全暴露了他們—侵略者的獸性。憤怒使眼睛矇矓着。在那掩蔽物下，我看見的是一隻隻的狼。憤怒會使我的眼睛永遠矇矓嗎？

車過大井村，在那豐饒的田野間就發現了草黃色的點子。

有的三五聚在一堆。有的打了赤膊，睡在樹陰涼下。他們的戰馬，栓在我們的鐵轡上，他們的槍架在我們的草地上，他們的刺刀上染了我們同胞的血鐵鞋踏着屍骨。他們還一鍬，一鍬掘着我們肥沃黑油油的土壤壘起戰壕……同行的李，把眼睛瞪得那麽圓，憤憤的說：「等着吧！有一天！有一天……」

有一天—怎麽樣？這是清清楚楚的我們心里是清清楚楚的。「最後關頭！哼！敵人的槍彈，已經落在我們的頭上咬咬牙吧！……小夥子們！勝利不見得就是他們的屠殺雖到就讓他們屠殺嗎？沒那麽容易！……」突然，一個鐵路員工模樣的人，打個招呼說；

「靜一點—耳朵多着呢！」

由他那老鍊的嘴角帶着一種艱苦的，無聲的嘆息。大家相互會意的，在一瞥之下閉着嘴—是的，我們在等候那一天，把血流到火線上去。我們需要在一種整齊的步法下，期前走。是的那一天已經不遠了。陰霾的雲這樣告我們說了，汗流着。

那熟諳的大地的綠色。一隻鷹，在上空打着盤旋。在嚴肅而憤慨的心情下，我知道我們的脚，已經踏上「戰地」。幾天前，在這兒農民們欣快的望着那豐富的禾稼。覺得半年的汗水，在那上面得到了救護，可是在一天……炮彈聲驚破了他們的希望。跟着來的卻是敵人的屠殺—他們有尖銳的刺刀會把殺戮當做玩笑。在那些殘酷的寬手掌下六十歲的老太婆，也無翰活在人世了。她們自縊在自家的門環上。含了永恆的悲憤與苦痛。想些苦痛只有留給她兒子孫子……去討回來。她們靈魂上的血漬將永遠洗滌不靜。我想：「只要有把鋤頭在—哼！」

一個頭上纒了白帕。剛才會經哭訴「大概一家全完了」的漢子。這會也巴望着外面，眼眶中充滿了淚，妻，子，在那里。爹，娘，家在那里。祖先的骨殖在那裏……誰想過，一隻黑手會毀掉了一切。只要有那一把土呵，現在呢！他媽媽的！還有什麽！

（看）！車到蘆溝橋了由東窗上望着那沙崗子頭—堆掩蔽物下敵人突出的炮口—那炮口正對準宛平縣城。立刻，一股激烈的燃燒，由胸頭冲上來。車行得那樣遲緩。清清楚楚你可以看見兩個草黃色的小鬼在那高崗上，舉着望遠鏡在往這面尋視—彷彿是高據在上面的法官來檢明犯人的正身。就在這可憐的窘迫下，車慢慢爬上鐵橋。永定河的水，以一種怒焰般的濁黃色，在橋下，奔流着爬過鐵橋。就是我們的陣地了。

們，激怒興奮高吭的唱着，預備把熱血酒在祖國土地上的戰士。他們腰間的子彈射完還有背後一把大刀。兩隻拳頭。隔了河岸，望着敵人的蹤跡眼睛紅了……整日，整夜，風從原野上吹着我們。當我們看見他們。我們的手，由車窗上伸出來了，招着，……

因編幅關係，救亡文件，後日續刊。

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組織部通告

本會加入團體，爲數衆多，茲爲愼重起見，嗣後凡各團體派員與本部接洽時，務請攜帶正式公函爲要，此致各團體會員。

組織部九月八日

上海漫畫界救亡協會啓事

陳浩雄，江敉，丁聰，華君武，黃嘉音，朱錦樓，沈振黃，蔡若虹，王敦慶，萬籟鳴，黃堯，董天野，汪子美，魯夫，馬蒙塵，張嚴諸君鑑：弟因有要務奉懇，請於九月九日午後四時至五時駕臨本報編輯室一談爲禱。

魯少飛謹啓九月八日

復旦實驗中學開學並招收各級新生借讀生通告

茲定於九月二十日在南洋路一八六號治中女子中學內（一路公共汽車或一路電車至哈同路下車即是）開學舊生及錄取新生須自即日起到校註册新生試期九月十五日一天

（報名）即日起十四日止（辦公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地點）南洋路治中女子中學

我們要抱定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決心！

告日本政治家

郭沫若

老實說一句話，世間上最可憐，最值得同情的，怕是日本的政治家吧？

前年「五一五」事變爲日本少壯軍人所殺了的犬養毅，日本人是稱之爲「立憲之神」，因爲日本自有國會以來，他是歷次當選的一位議員，而且他自始至終都是一貫地站在立憲的立場，反對軍閥和官僚的。活到了七十幾歲在首相的現任上爲軍人所槍殺，而槍殺了他的軍人，卻成民族英雄。我想那位老政治家一定是死不瞑目的。

和犬養毅在議場門爭上並駕齊驅的，還有一位老政治家是尾崎行雄。這位先生在今年四五月間我們一同在東京的日比谷吃過一次飯。是日本一部分的基督教徒主催的，因爲他在議會上發表過一次侃侃而談的正論，大家要慰勞他。座中有一位美國教士中國人中有馬伯援和我。話題是求尾崎說到戰事的預測。尾崎說，戰事是難免的，日本的政治家已經把軍部無可如何，只有希望他們去碰一次壁，然後才可以覺悟。這話說得最誠懇，大部分的日本政治家的心理，是可以用尾崎這話來代表的。但最感動我的是尾崎還說過一句話，他說：日本政治家中不怕死的人如多得幾個，那日本便可以得救。

的確的，日本的政治家中，我看怕死的人實在太多了，他們所以把軍部無可如何者，便是軍部屢次把死威脅他們。這幾年來日本的政治家中爲軍部所格殺的，可也不少了。濱口幸雄，犬養毅，井上準之助，團琢磨，齋藤實，高橋是清等，都是日本政治家中有點骨鯁之氣的人，然而通被日本軍部所格殺了。日本國內事實上是形成了恐怖時代，所有一切的政治家，都是被恐駭得來，不是不敢說話，便是成爲日本軍部的喇叭。

就是日本的唯一的元老西園寺公爵，不已就够可憐了嗎？他和明治天皇本是竹馬之友，自維新以來，他在日本的政治上文化上的貢獻，的確是可以不愧爲一個元老的。尤其在近年來，他對於日本軍部的挾制，我看的確是費盡苦心。自從濱口幸雄遇難，日本的政黨防線潰了堤，日本軍部的勢力像洪水一樣汎濫以來，西園寺公爵的苦心便是在怎樣使日本軍部就範的一點。政黨既失掉效用，足以牽制軍部的只有軍部自身，西園寺公爵是見到了這一點的，他的政治的指針，我們明白地可以看出，起初是以海軍牽制陸軍，其次是分化陸軍的內部。齋藤，岡田，兩位都是海軍大將，他們兩位的出乎意外的相繼組閣，便是利用海軍以牽制陸軍的表現。去年「二二六」之變，岡田內閣雖然終至瓦解，但那次的事變沒有演成嚴重的內亂者，事實上也是海軍盡了他的保衛的責任。宇田的過渡內閣究竟只敷衍了一時，接着是宇垣內閣的流產，林內閣的畸形兒之產生。宇垣和林都是陸軍大將，宇垣是陸軍中的保守派，林是所謂肅軍派，是軍部中的第三種勢力。這流產內閣和畸形內閣的產生，便是分化陸軍內部的表現。

這種利用海軍牽制陸軍，用陸軍的某派牽制某派的策略終竟是失敗了，結果是圖窮匕首現，現出了目前的近衛內閣來。

近衛文麿，據日本人說，是西園寺公的「祕藏子」，也是西園寺公的「最後一張牌」。本來在去年「二二六」之變時，西園寺已曾決心把他這「最後一張牌」打出，叫近衛組閣，然而近衛那時辭退了，把他的代身廣田來代替了他。結果，到今年來在種種策略用盡之後，仍只好把「最後一張牌」打出去。然而，被打出了的這「最後一張牌」，卻可憐，才是放大砲的一張牌。

近衛本來是一位貴公子，年紀也僅僅四十七歲，又是一位神經衰弱，患着失眠症的人，要希望有怎樣大的魄力，把誰也控制不了的日本軍部控制起來，那未免也是一種奢望。然而近衛卻完完全全成爲了日本軍部的「羅波子」（傀儡）成爲了日本軍部的擴聲器，卻也是出人意外的。

近衛是有高等教養的人，他在大學時期還曾師事過日本的馬克斯主義者河上肇博士，在近衛年青的時候，並曾做過些左傾的文章。壯年入貴族院之後，曾銳意於貴族院之改革，日本的有識者都以爲這位貴公子是相當有爲。然而這位先生在日本的舉國仰望中一登臺，卻完全成了日本軍部的「羅波子」，日本軍部的擴聲器。

由這擴聲器中我們聽見了幾次的播音了，說，中日的事件只有用軍事來解決，不准第三國干涉。說，要澈底使我們中國「屈膝」，失掉抗日的意志。最近日本議院的臨時會議又開幕了。近衛的演說又是一次軍部意識的播音。

據說，「中國未能瞭解日本眞正的意嚮，並盡力對日蔑視。一個國家不僅以敵視與輕蔑他國爲國策，且用之爲遂行國策之指導的原則，此實在世界史上未之前聞」。這話我覺得很有趣，只消把「中國」和「日本」的字樣兌換一下，把「對日」改爲「對華」，那簡直就是我們自己所說的話。

又據說，「日本擬予中國軍隊以致命的打擊，俾令其完全失去戰鬥的精神，如中國不能重新考慮，而對日堅持抵抗，則日本亦有長期周旋之準備」。這又是「屈膝」放言的那一套了。

身爲一國的宰相，應該要過細籌畫一下一國的大計。一個國家臨到軍人專政的時候，便是那個國家走到末路的時候了。

尾崎行雄的話令我們想起，日本軍部實在是碰崖，這座「崖」就卻是我們中國。

尾崎行雄的話再令我們想起，日本的政治家中不怕死的人多得幾個，那日本便可以得救。然而日本的政治家，明治時代的老一輩的人我們可以不用說，濱口，犬養，齋藤，高橋那樣的人，似乎都已經沒有了。

「二二六」之變，在當時，我是住在日本的，日本軍部把東京播音局佔領了起來，用兵士提着槍逼着播音局員報告軍部所發出的消息。播音員的那戰慄而亢揚的聲音，聽起來眞令人可憐。

近衛先生的幾次發言，都令我聯想到了那「二二六」當時的播音。

近衛先生，我們並不希望你發揮你青年時代的「幼稚病」，談什麼馬克斯主義的實踐，我們希望你要眞能體諒你的先生西園寺公望的苦心，至少要做到濱口，犬養，齋藤，高橋諸人的不怕軍部的氣慨，步着他們的後塵，爲你的祖國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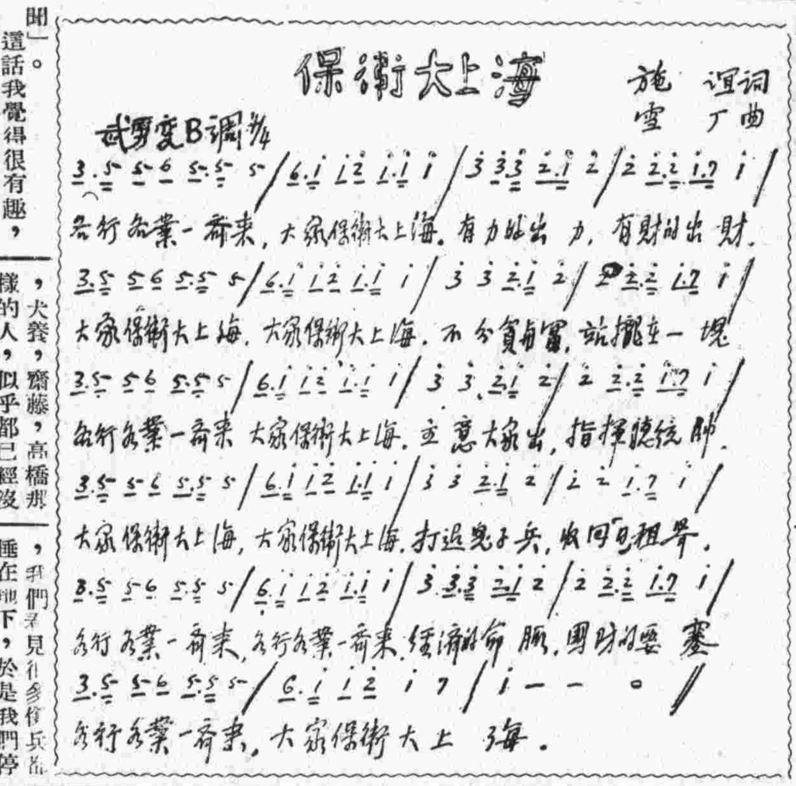
老實不客氣的說一句話，你假如「不能重新考慮」，不把你「屈在狂暴軍部之前的「膝」伸起來，日本是要亡在你手裏的。

我們所希望於日本政治家的，也是這樣，够勇敢一點，救救你們的祖國！

（九月七日）

保衛大上海

迺丁詞　施雪曲



犒軍去！（三）

（戰地通訊）

胡蘭畦

（四）

車到××的時候，我們聽着了轟隆的砲聲隆隆，我們看見很多傷兵睡在地下，於是我們停了車跑到地上來。這時，好多傷兵都站起了來，好像蜂子一樣，一齊擁到卡車來，郭先生還沒有跳下卡車，而那些輕傷的士兵已經擠到車上了。這時的秩序眞壞，輕傷的都能自動地上車，重傷的反還沒有辦法。他雖然急得直叫，但他們並不聽話。傷兵們都是經過第一次救護的，都紮得有繃帶，雖然是輕傷，也通打得血跡模糊的了，有的打去了三根指頭，有的炸斷了一支手，有的臉上打了一個洞，身上也有傷。有的從胸口打穿到背上，眞是不忍心細看。

「給我一點止痛藥呀！」幾個血跡模糊的人把我團團圍着了，我急忙打開救急藥包，找出止痛藥給他們，有一個人的手指打掉了，而臉上也中了彈，頭上綳帶紮得張不開口，我不敢喂給他的時候，我拿止痛藥到他的口內去，我怕弄痛了他的創口，到是他自己還很勇敢地用一支手把藥送到口內。在這樣急難中的人，就是很容易相信人的，你是給他一撮香灰。他也相信是能够救他。只要你眞心對他關切。

「有止血藥沒有？給我一點，我的血管打斷了呀。」一個渾身是血的兵士擠到我的面前來了。我不知道他打着什麼地方，血水把他的衣衫褲子都濕了一大塊，我給了他的止血藥，這時我已經打開了很多救傷包，只是把止痛止血的藥給了人家，剩下來的棉花紗布通通都堆在我的手臂上，而我的兩手完全不能做事了。我急忙地又回到卡車的司機處，把這些東西放下，眞是忙得不亦樂乎。轉身出來時，又被傷兵包圍了，他們要頭痛藥，要傷風藥，我又把帶來的實油每人分散一份。傷兵們都還沒有吃過東西，我們把本來帶到戰壕去的大餅也分給他們吃了，那個管理的人，連聲稱謝我們，他說他們正是餓得不開交的時候，我看見衆人都在吃，那兩個口上帶傷的人不能吃的時候，我心中很不安。

傷兵都是第×師的，是由漢中開來的隊伍，他們已經打了十幾天的仗，今天把敵人衝退了幾里路，重傷的還在戰壕內，他們是在第一次施救之後，得許可退下來的。戰爭是很有進展，日本人死傷的很多，我們的士兵已經又衝前去幾里路了。

車回來時，天完全黑了，司機的非常吃力地在那挖了很多戰壕的路上開駛。因爲避免飛機的投彈，我們的車又不能開燈。而卡車上加了卅七個傷兵，又比來的時候更沉重了。我和沫若Y三人擠坐到司機的傍邊，爲了不妨礙司機人的便利，Y就坐在我的腿上，她的職務，就是從車頭的玻璃口上看出去望路，而且不斷地要給司機人報說：「左！」「右！」「左！」「快！」「停！」一個要說話的人，担負起這樣的工作，想來是很愜意的。救護員還是站在車站上，有時他們拿手筒照着前面，也一樣地喊說：「左！」「右！」「左！」「右！」回來的心情，反比去時緊張得多，萬一不愼，或者把車開到戰壕內去，把車開到馬路上被炸燬了的大坑中，都是非常危險的，而且現在的還多了卅七個傷兵的責任。

疎星在天上閃着光芒，卡車的巨響壓盡了一切的聲息，有時我們看見天空中有顆明星，它漸漸地長大放出藍色的光芒，而漸次地又變成紅色的火球，末了竟成一股青烟沉落下來，眞像在法國看的烟火一樣，但是沒有那種烟火美麗，據說那就是漢奸放的信號。

飛機還是隨時都在照料我們，所以我們隨時也要停下來躲避它，幾次在前進的時候，幾乎出了大亂子，對面來了一個龐大的黑東西，一直衝到快給我們的車相撞了，巡風的才看是一架汽車，大家都叫出來了：「向右呀！」算好司機的手快，像騰空一樣才把我們拋到右邊去，這次眞够危險，且兩個車互撞下的犧牲，似乎是有些不值得。脫離了這一危險之後，心內好輕鬆一點，然而那不平的道路上沉重的卡車在摸索着行駛，實在是件辛苦的事情。

車開得很緩，已經了一個鐘點的光景，我們似乎也未走多遠。在一個沙堆處我們遇着十字會的兩部卡車，這時我心中又快活一點，我知道那些重傷的已有車裝運了。在這次長途的運輸上，我感覺到我們應該有救護站，一段地運輸，不應該讓每個車子開駛如此長的路途，萬一遇着什麼危險的時候，一點補救的方法都沒有。這是很可注意的事情。

在幾個沙堆的地方出來了一隊女兵，他們都穿着一色的軍服，沒有槍，軍帽上有紅色的十字，右手電光的照耀下，我看見她們活潑的笑臉，他們正向前線開去。我叫Y和郭先生看她們。郭先生說：還是你們這些女將們勇敢。

我把傷兵交好醫院之後，我幫着看護們給傷兵洗去血污，傷兵，他們是生活在泥土和鮮血裏，我給他們洗滌的時候，腥臭的氣味，衝得我非常難受，然而他們眞是偉大的。

我洗了三個重傷的兵，有一個是把手臂上傷的靜脈管打斷了，他說：「快給我一點止血啊」。我還沒有用過「一」。我看他的脈有一個夾子夾着，在照料他，我立刻拖了一個醫生，立刻把他送到刀房開刀。我們商量卡車司機人叫他再開我們去一次，而他實在支持不起，因爲他已經開過兩個來回，他說：我兩眼睛都是昏的，看不見了，請讓我睡兩個鐘點再去，這時Y已坐了自備汽車去了，我們坐卡車回來的時候，馬路上的燈光照耀得像新平的一樣，我們的車乘着風直向前進，今天做了一件實際的工作，心境坦朗極了，快樂極了晚風吹在我的臉上，好像是慈母給我的撫慰一樣，郭先生站在車頭上，想來也有同感的啊。（完）

難民行

—新時調—

王亞平

難民難，難於上青天！
兒女遭慘死，
骨肉全散，
箱籠房屋吃炸彈，
一片焦土好可憐。
狼心的敵人啊！
難道你們沒有父母！
難道你們沒有家國！

難民難，難於上青天！
擁擠弄堂裏，
流浪馬路邊，
沒衣沒食沒人管，
轉眼又是北風寒。
狼毒的小鬼啊，
你們的獸行眞欺天！
你們的獸行眞欺天！

難民難，難於上青天！
爬上救護車，
鑽進難民船，
敵機還來投炸彈，
機槍掃射斷歸路，
同胞們起來吧！
快趕走這些王八蛋！
快趕走這些王八蛋！